

唐宋時期的摩利支天信仰及其流行（三）

高振宏*

不空所譯的第四種爲《摩利支菩薩略念誦法》（以下簡稱略念誦法），本經共傳「毘盧遮那佛印、摩利支菩薩根本真言印、摩利支菩薩心印」三項手印和真言，其中特別強調「摩利支菩薩心印」，此印即爲前所述的「隱形印」。其法爲「以左手虛作拳，頭指大母指相捻如環，想自身入左手拳中，以右手覆左拳上，即想此印爲摩利支菩薩形。想自身在摩利支菩薩心中不斷絕，誦身真言，應時獲得殊勝加持。」不空末本所載的「摩利支印」則爲：「以頭指已下四指把拳，復以大拇指押頭指甲上。次開掌中作孔，以右手申掌，從左手節上向。手掌磨之到於孔上，即以右掌覆蓋指孔上。心裏作之，左手掌是末利支心，右手掌是末利支身，於左手掌心中，我身隨在末利支天藏我身，末利支在我頂上護於我身。」兩者大體相同，差別在於不空天女本和略念誦法有相應的真言：「曩莫三滿多沒馱南唵摩利哩制曳（摩利支）沙嚩訶」。而從內容來看，略念誦法係爲不空天女

本的簡略本，除了相同的隱形印、以「唵摩哩唧（摩利支）娑嚩訶」爲主的心真言，還包括了含有關鍵字「牟十含」的根本陀羅尼。在不空所譯的密教經典中約有九部題爲「略」的念誦法，如《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略示七支念誦隨行法》（《大正藏》第十八冊，卷八五六）、《金輪王佛頂要略念誦法》（《大正藏》第十九冊，卷九四八）、《大悲心陀羅尼修行念誦略儀》（《大正藏》第二十冊，卷一〇六六），內容多以手印和真言。就此來看，所謂的「略念誦法」應是該儀軌秘傳性的簡易修持法門，修行者只需結印誦咒便可獲得解脫，正如本經最後提到的：「誦真言時，深起悲愍，爲一切有情拔除苦惱，皆獲無障解脫，速證無上菩提道。應須祕密，勿妄傳授。」綜合上述經本來看，約略可看出，相對菩提流支本和阿地瞿多本，不空的譯本系統相當程度凸顯摩利支天法中「隱身（形）」的特質，形構了唐代之後摩利支天與隱身的密切連結；²而他所新增

含「牟+含」的根本陀羅尼，也成為之後代表摩利支天的種子字。就此來說，或許可說不空在舊有的摩利支天經本（不空末本）基礎上，新增了「牟+含」、隱形等元素，強化了摩利支天原有日不見彼、無人能見的特質，形構成一個新的摩利支天傳統。

第七部經典為《摩利支天一印法》，本經未著譯者，所傳內容包括身印和隱形印，以及相應的真言。身印和隱形印的結印法與前述根本真言印和隱形印相同，但身印所加持的身體五處分別為心、額、左肩、右肩、頂，〈略念誦法〉則未加持頂上，其次序為額、右肩、左肩、心、喉；真言則有不同，本經真言為「唵摩利支娑嚩訶」，與隱形印真言的主體相似，而本經隱形印真言為「唵阿爾底也摩利支娑嚩訶」，加了「阿爾底也」四字。換句話說，本經是以隱形印為核心而成，所以雖傳兩印，但卻稱「一印法」，更強化「隱形印」的特質，可說是《略念誦法》的更略念誦本。或許可想像，這是便於修行者帶在身邊急用，或是提供給一般大眾修持的簡易法本。

最後一種為宋代天息災法師所譯的《佛說大摩里支菩薩經》，共七卷，首卷結構一如其他經本，為：（一）說經緣起；（二）摩里支菩薩陀羅尼（兩段）；（

三）大毘盧遮那印、大三寶真言；（四）成就法；（五）心真言、六字最上心真言、心真言印、一百八名真言；（七）各式成就法。其後六卷則分說各式護摩法、壇場（息災、增益、調伏、敬愛）與成就法。從第一卷來看，其所說的摩里支菩薩緣起與上述諸經本大體相同，但所傳的陀羅尼則不盡相同，雖然陀羅尼中有「牟+含」字和「唵摩里支（摩利支）娑嚩訶」等要素，不過也與不空天女本的陀羅尼不同，也許是來自另一個不同的傳統，所以天息災在翻譯之時使用了與唐代經本不同的「摩里支」之名，而位階也從諸天提升到菩薩。此外，天息災譯本中的各式真言、觀想法多以「牟+含」字為核心生發，可見在不空譯本之後，「牟+含」字被視為摩利支天的代表，甚至成為代表的種子字。比較有趣的是，在其各種成就法中也可見到唐密流行的「童子法」³

復有成就法，能令童男童女入悟，了知過去未來之事。或童男或童女，年十二歲者，身貌端正，眼相端直，就無人寂靜之處，洗浴潔淨，身著白衣，以白檀塗身，花鬘嚴飾及令燒香。阿闍梨以嚩摩夷（牛糞）塗曼拏羅，安彼童男童女壇中，誦真言八百遍而作加

持。誦真言已，復作觀想法。想彼童男等心中有一月輪，輪中有一輪字，深紅色如火。作此觀想已，發勇猛心如摩里支菩薩。手執鈴杵，燒安悉香，經一剎那間，即得入悟。自然通一切之事。（《大正藏》第二十一冊，卷一二五七，第二一七頁，中）

當然還有常見的降雨法、降伏仇敵法等；也有其他較為特異的，如以黑貓兒身上垢汗及眼內黑精，或是多年爛黃牛角、豬左耳血等作藥，紀錄了各式各樣的成就法門。

除此之外，上已提及，敦煌藏經洞中有二十餘本《摩利支天經》的寫本，其中頁三九一二b與《佛說摩利支天陀羅尼咒經》完全相同，可證該經為菩提流支所譯。而依經文內容，其他諸本約可分為A、B兩類，A類約三百九十字，經中錄兩則咒語，經首皆書「佛說摩利支天菩薩陀羅尼經」，有S.二〇五九、S.五三九二、S.五六四六b、P.三一一〇a、9.三七五九b；B類約三百三十字左右，經中僅錄一則咒語，經首書「摩利支天經」或「佛說摩利支天經」，有S.⁰六九九、S.二六八一、S.五三九一、S.五五三一f、S.五六一八d、P.三一一三六c、P.三八二四e、俄〇〇二二三b、俄

〇〇九二七d、甘博〇一六c、上博四八·一九。⁴不過，A類所錄的兩則咒語，第一則咒語為：「娑至他。遏迦摩斯。末迦磨斯。烏圖末思。支婆羅末思。磨訶支婆羅摩斯。末羅磨斯。安多利陀耶磨婆訶。於行路護我，於非路中護我，於夜中護我，於晝日中護我，於大難中護我，於賊難中護我，於惡怨家中護我。」第二則咒語為：「訶羅鳴隸。訶羅鳩隸。无盧鴉帝。牟盧鴉帝。只利支帝。只利支帝。於一切時護我，婆縛呵。」⁵與阿地瞿多本和不空譯本所載相近。然而敦煌寫經幾乎不見阿地瞿多本和不空譯本，呈現某種文獻停滯的狀態，這或許有兩種可能：其一，阿地瞿多本和不空譯本可能受限某些原因未傳入敦煌，所以當地仍傳抄較早譯出的菩提流支本；其二，如果我們將菩提流支本視為代表某種較早樣態的經本，而阿地瞿多本和不空譯本則是翻譯過程再添加、組構新的元素，成為新的譯本形態，而敦煌地區仍保留著較早的經本樣態。⁶（未完待續）

註釋：

*政治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2. 李玉珉指出，在八〇六至八六五年間，日本真言宗、天台宗的秘教學問僧至少自唐代迎請了十部與摩利支天有

關的經典和真言，在這些經典、真言中，僅發現一部附錄《摩利支天經》和二本不知譯者的摩利支天真言，其餘七部皆為不空譯本，由此可見不空在唐代摩利支天信仰中的重要性。〈唐宋摩利支菩薩信仰與圖像考〉，《故宮學術季刊》第三十一卷第四期，頁八—十。

3. 有關密教童子法的研究，可參考李建弘，〈阿尾奢法：內外緣的考察（一）—（四）〉，《海潮音》第九十四卷第四期—第七期，二〇一三年四月—七月。

4. 張小剛，〈敦煌摩利支天經像〉，《二〇〇四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頁三八三—三八五；李玉珉，〈唐宋摩利支菩薩信仰與圖像考〉，《故宮學術季刊》第三十一卷第四期，頁六—七。

5. 李玉珉，〈唐宋摩利支菩薩信仰與圖像考〉，《故宮學術季刊》第三十一卷第四期，頁六—七；敦煌寫本經文轉引自該文頁三十三。

6. 李玉珉認為從這八種漢譯的摩利支天經典來看，代表了摩利支天從陀羅尼密教、持明密教發展到金剛乘密教的軌跡。不過，其說或許受呂建福觀點的影響，以一線性發展的史觀來解釋這些經典，可是即如註十五所論，我們未必要將這些不同漢譯佛經視為來自同一源頭，彼此

間為一線性的發展過程，至少從文獻的線索來看，阿地瞿多和不空的譯本是來自不同的梵本傳統，那麼或許可以暫時跳離「發展」觀點，反過來透過這些經本的差異性去思考他們在翻譯過程中出現了哪些新元素、強化哪些特色。

泰國佛教當局指控美國知名潮牌 Supreme 盜用高僧肖像

總部設於紐約的美國知名潮牌 Supreme，於二〇二一年春裝 T 恤中，其中一款印有已圓寂的泰國知名高僧龍婆坤 (Luang Phor Koon) 的肖像。對此，泰國國家佛教局 (National Office of Buddhism) 向 Supreme 提出抗議，認為此舉不妥，且對龍婆坤及泰國不敬。雖然泰國本身也曾販售印有龍婆坤肖像的衣物為寺院募款，但該寺院的住持表示並未與該潮牌有過接觸或達成任何授權，此外，龍婆坤的親人也未授權 Supreme 使用其肖像。龍婆坤的侄子表示：如果龍婆坤的像是用於公益，他們不會有任何意見，但用於時尚，則完全是另一回事。